

風度 men's uno



[風度 men's uno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風度 men's uno

出版者:風度 men's uno

出版时间:2014-8

装帧:平裝

isbn:9781673309058

吳秀波 把茶沖淡 把自己放空

選角色不愛重樣兒的吳秀波演什麼像什麼。他演《黎明之前》的劉新傑，大智若愚，心細如髮；他演《心術》的霍思邈，風流張揚，狂熱也靜默；他演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的Frank，溫柔隱忍，細膩寬宏——當他演的程嬰在《趙氏孤兒》中指天慟哭時，觀眾的心也跟著裂了一角。吳秀波說這些角色的行為不是他的，技能不是他的，生活經歷也不是他的，只有身體是他的。可就這麼一架身體，如何裝入那麼多截然不同的命運？

吳秀波的解釋是，要把自己像一杯茶一樣不斷沖淡。想要變成另一個人，得先將自己放空。“這是個技能，叫做放下。”吳秀波說。

“放下”，這是個很生活又很深的詞。採訪中，吳秀波還說了個討人喜歡的詞，“隨順”。這倆詞擋一塊兒，定義了他活著的態度。

希望在屏幕上留下乾淨的臉

如果說隨順的吳秀波也有執拗之處，那只能是在演戲時。他拍《心術》，天天纏住編劇六六談劇本。拍《上海，上海》，堅持一句上海話也不學，因為“如果塑造人物的一瞬間還要想這句上海話說得對不對，就出戲了，只要人物讓人覺得真實就好”。有段時間，本子拿到吳秀波手裡，至少要改八九成他才肯演。他也曾因為對某唱戲不滿意，而把拍攝日的整個下午用來修改劇本。

另一邊，這個被稱為“戲瘋子”的演員從未遭遇過任何投訴。編劇范昕將他的表演叫做“天才創造”，是“還事情本來該有的那個樣子”，電視劇研究者李星文在《吳秀波：金鷹視帝的養成之道》中，評價他“從沒傳過耍大牌或當戲霸的負面新聞”，這篇被廣為轉載的博文，被這個言辭向來犀利的影評人歸入題為“誇人的”博客標籤。

怎樣在執著於打磨演技的同時、維繫平衡方方面面的關係？吳秀波給出了兩個原則。“對工作負責任，對周邊的人表達和保持尊重。這是任何行業的準則，僅此而已。”

事實當然遠不是“僅此而已”。

吳秀波不知道自己是多麼精通表演這門藝術，他自稱“戲子”，借用老話把表演叫做“玩意兒”，說早年進組是因為生計所迫，他不喜歡看自己演的戲，又說能讓自己一氣兒讀完不歇手的好本子“一年裡從未超過三部”。

可他太懂表演了。撰稿人朱美虹甚至在評價《心術》時，將霍思邈的成型更大程度歸功於他。《心術》涉及三個醫生，老大沉穩是上限，老三幼稚是底線，吳秀波覺得居中的霍思邈需要“有方向感的靈動”，思維和語言節奏都可以快些，於是為角色貢獻了輕鬆隨意的演繹，念台詞沒重音，“這個這個”不離口，小動作層出不窮。

“當演員，不能只靠演。”吳秀波說表演最需要帶的不是嘴巴，而是眼睛和耳朵，把戲劇環境當做真實環境，放下自己的“本我”，在真實環境中聽、看、感受角色的“他我”。這種一線創作式的表演習慣，在拍攝《趙氏孤兒》時為他帶來了痛苦。程嬰親手弑兒、忍辱負重十九年，“真正進入角色整個生命力去的時候，會發現他的生命過程是你無法承受的。”吳秀波特別慶幸自己從程嬰身上獲得了信仰的力量，否則拍攝“那幾個月幾乎要熬不下去”。

正因為如此，《趙氏孤兒》大結局時，程嬰對屠岸賈的怒罵才那麼酣暢淋漓，單聽吳秀波一句念白，“我罵你這害人的奸賊！我程嬰，生不與你同路，死，也絕不與你同歸！”都能讓人落下淚來。也因為如此，程嬰服毒、撒手西去，淒涼至痛的同時也給出了他眼中“最完美決絕的團圓”。這是吳秀波最喜歡的橋段，後期為這段戲配音時他落淚了，整個錄音棚都安靜地等著他“哭完再配”。

吳秀波把劇本比作一塊土地，“在這塊地上種什麼莊稼蓋什麼房子，是導演和演員決定的，但是確定得在這塊兒地上。”為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試裝時，他要求為“生活不那

麼安好”的Frank留個絡腮鬍，提前做足功課鑽研劇本，自己跑去買了對兒丈夫摟著懷孕妻子的泥人，問導演薛曉路可不可以加進去，結果這個半途入組的小物件成了湯唯手中反覆把玩的重要道具。

吳秀波從不說自己熱愛演戲，他只是“希望在屏幕上留下乾淨的臉”。怎麼解釋？“爭取拍一個戲，讓人看了或多或少能夠體悟一些人生的甘苦和一點點的方向感，我覺得這個行業就有意義了。”

不談魅力

問吳秀波成為“國民大叔”的秘訣，他談了責任，談了態度，談了人性，唯獨不談魅力。

說來有趣，他不談什麼表演，偏偏那麼會表演。他不談自在，卻活出了自在，他看活著這件事，帶著點兒上帝視角，對緋聞對八卦，他不澄清，等著事情過去，連一句“清者自清”也懶得說。

他不談智慧，卻擁有大智慧。他說自己逢著採訪，會用10到15分鐘、靠問題迂迴聽出採訪者的意圖，又說“你的意圖，就是你自己。所以1個人被1000個人採訪，最後寫出來的，不是1個人的故事，而是1001個人的故事”。

吳秀波談自己接本子的事兒。他喜歡在火車上看劇本，代表作《黎明之前》和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都是在火車上看的。那時沒高鐵，《黎明之前》看了一通宵，從上海到北京。看完感覺是後怕：“萬一我要沒看這本子可怎麼得了。”比起電視劇，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的劇本很薄，吳秀波用拇指和食指捏了半個釐米：“30多頁吧，我第一遍看了40多分鐘，看完愣了會兒，就想挺清淡的一個本子，怎麼能讓我一口氣兒看完呢？”於是又看第二遍，思考為什麼會被吸引。

這一遍，吳秀波看出了人生至關重要的節點。“女性生產這個節點，是有生命時期的輪迴點。新生命出生，就意味著孕育它的生命即將老去，生命就是這麼一代一代延續的。所有對於生的希望，對於曾經經歷的不滿足和需要更改的意願，全在這麼一個節點顯現出來。人生態度第一次從自我立場轉變為他人立場，也從這時候開始。所以，把孩子生在哪兒、怎麼生、未來和誰生活在一起，都是人生至關重要的選擇和意願，這裡面往往帶有巨大的矛盾和利益衝突。這些你都可以清晰地在這部作品裡看到，那是一種非常和暖的釋懷和信仰感。”——可以說，吳秀波對生命的感觸，對戲劇的精通和熱愛，都在他對劇本的審視中體現出來了。

看完本子，他立刻給導演加編劇薛曉路打電話，說“我接這個戲了”。為什麼不果斷呢，“就像人家給我兩張雲南的照片，看了我說我要去，我就去了。”

吳秀波是這麼真性情的人。從20年前辭掉鐵路文工團的工作去唱歌，到10年前在超支60萬缺8集劇本的情況下、一週沒睡自己補齊《非常道》劇本，再到後來角色身上他的本色影子，都能看出他可以說走就走，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樣、做個“文藝中年”。

這也許不難，難的是特立獨行又左右逢源。不論劇組、工作人員或媒體，所有他接觸的圈子，對於他，風評都不錯。

“年輕時確實挺憤青的，保護自己是因為某種怯懦的天性。”吳秀波自嘲，“還好活下來了”，“歲數大了，身上逐漸換了兩個東西，一顆隨順的心和一副‘不要’的骨頭。人之所以有痛苦絕望，就是因為想要的得不到。不如試試這樣，你給我，我當然高興，你不給我，我可以不要。淡然，放下。”

“老”，是個和暖詞兒

1968年生人的吳秀波喜歡說“歲數大了”，大笑著說起拍《離婚律師》時化妝師用睫毛膏給他染頭髮：“起先化妝成本太高了嘛，最後乾脆這麼整了。”在這部即將播出的電視劇裡，他和姚晨對戲，“角色要求我看起來年輕一點兒。”

除了角色要求，他從不染髮。在我們的鏡頭之內，他頂著髮根鬚角都花白的頭髮。“我一不管頭髮是不是黑，二不管頭髮是不是白。”潛台詞大概是這樣：他不是不服老，而是不怕老。“最好是提前到那兒，就不會為了變老這個過程而執拗掙扎，就可以認真感受風吹草動、春暖花開。老，是很和暖的一個詞兒。”

他是個趕路時也會慢下來、看風景的人，不擔心“歲數大了”，因為歲月固然悠長，卻能把智慧累積下來。

角色程嬰，是這種累積達到某個點的必然爆發。以前吳秀波並不喜歡《趙氏孤兒》的故事，覺得不論是為政治利益也好、禮義廉恥也罷，放棄人性的程嬰不是他想表達的。但他漸漸悟出了程嬰的人性特質：“大多數角色是戰勝了別人而獲得了什麼，程嬰則是戰勝自己而失去了什麼”。吳秀波和導演閻建剛、編劇陳文貴幾經探討，最終把角色支撐點落在“個體人”的立場上，“不講忠義，我們看到的才是他特別璀璨的人性。”吳秀波覺得這是整個劇史講“趙孤”從未到過之處，而意識到以人性塑造程嬰，拋開忠義為中心的古裝劇道德審美，又說出一句“程嬰的人性、我不及萬一”，這是吳秀波的智慧。

身處圈裡亦真亦假的迷霧中，他不生氣，不犯急，保有著人性的純良，試圖為所有行為都找到善良的動機。有人傳過一個有趣的消息，2012年電影《檸檬》籌拍，計畫由吳秀波和韓國女星李多海主演，但後者嫌前者太老罷演了——這事兒吳秀波顯然早忘了，採訪時他停了會兒才想起來，緊接著大笑：“那是誤傳！不敢說演員都是人精，但起碼有應對社會的能力，沒一個演員會出言不遜的，那不過是宣傳手段。就跟把猴子放進籠子給人看一樣，有喂食的就有砍石頭的。作為演員，隔三差五總被明槍暗箭驚一下，這是各取所需，我們都能理解。”

在吳秀波的語言體系中，總是包含“年輕時”的前一半，和“歲數大了”的後一半。比如“年輕時”看劇本是看人、甚至只看自己要演的人，“歲數大了”才明白，看劇本要看戲劇環境，“看上帝創造世界時每個角色在幹什麼”。再比如“年輕時”以為主導一切的是自己的念頭，“歲數大了”才明白，主導一切的是無數聚攏在一起的緣分。

但吳秀波不否定“年輕時”的自己，“每個年齡段都有它的理智、情感和錯誤。這都是生命的美好。所以不必執著於20歲非要有50歲的城府，否則就是不智。人就該順其自然。”

他穿著件簡單的黑T恤接受採訪，給我們解釋T恤上的圖案，那是一雙合十的手：“這個手勢的意思是謙卑。”

作者介绍:

目录:

[風度 men's uno 下載鏈接1](#)

标签

吳秀波

[華語]

(曾購)

评论

[風度 men's uno 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風度 men's uno 下载链接1](#)